

國民 文獻 分類 編續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民國文獻類編續編

教育
卷

823

民國時期文獻保護中心
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

編

民國文獻類編續編

教育
卷
823

民國時期文獻保護中心
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
編

國家圖書館出版社

南洋檳榔嶼鍾靈中學 編

鍾靈中學校刊(二)

南洋檳榔嶼鍾靈中學，一九二六年出版

第八二三冊目錄

鍾靈中學校刊(二)

南洋檳榔嶼鍾靈中學編

南洋檳榔嶼鍾靈中學，一九二六年出版……

一



□ 平時日記

一月一日星期四

今日何日，十四年元旦之日也。天氣晴和，乃披衣起。將晚，約同侶數人，出街閒遊。先聞樂聲，悠悠可聽；後見街上男女，身穿華服，乘汽車，或人力車等頗多。予等閒行二三時許，覺疲憊甚。視時計已達七時半。同侶呼予往茶居，予亦覺飢甚，乃偕往茶居食畢，復小坐。後往草場休息片時回寓。

一月二日星期五

學問一道，非可一蹴而幾。少年之時，經多少辛苦，多少磨鍊，而後能成功也。彭端淑先生爲學篇云：「天下事有難易乎？爲之，則難者亦易矣。不爲，則易者亦難矣。吾人之學問亦然。」又曰：「吾資材之昏庸，不逮人也。且旦而學之，久而不怠焉，則雖愚必明矣。」以上之言，勉吾人立志爲主，予信之甚深，采之以作韋弦之佩。

一月三日星期六

月光之下，冷氣襲人，微風起矣。砭膚欲粟，夜將深矣。時予與陳君再安在海旁散步。陳君曰：「月生遠水，碧波如練，夜色殊佳也。」坐談良久。陳君忽含憤帶悲聲。予慰之曰：「談興方豪，有何悲乎？」陳君曰：「子家人繁多，二兄雖能養家，然亦不敷用。吾次兄明年結婚，吾母欲令予就商，予之學問，廢於半途，殊爲可惜。」語畢，悶苦殊甚。予曰：「君天資聰明，爲本校冠，君父必置君於校，君勿復悲也。」

日記

— 中 —
梅秀林

「陳君曰：『若吾繼續讀書，則一生之幸矣。』」予曰：「此後君有無窮之希望，吾當爲君賀。」夜闌矣，分別而歸。

一月四日星期日

風雨撼窗，鷄鳴不已。予披衣而起，開窗瞭望，天尚未明。乃閱靜坐談一卷。時風聲陣陣，敲窗成韻，夜寒驟加，不耐久坐。乃廢書就枕，蒙於衾中，不久寢矣。及予醒時，壁上時計已叮嚀八下，急披衣覓履洗浴，適逢早餐。餐畢，復閱靜坐談，習大楷，溫習舊書，閱植物學小說等。倦鳥歸林，黃昏將近。予終日觀書，身體倦甚，遂早寢焉。

一月五日星期一

早餐後讀歷史，覺初民生活之困難，與今日民智之猛進，殊令人興今昔之感也。陳師曾云：「千萬年後人類，別爲超人世界，回視今日，應如今日之視初民。」可見人類生活，越後越進步矣。

一月六日星期二

亂雀繞簷，黎明即起。盥洗畢，步行入校。忽郵使遞函至，接而視之，其封面云：「兆玲自雙溪大昨寄。」余大喜過望，急拆閱之。書中略謂：予與足下分離，於今數年，現肄業英華英文學校。予自與兆玲君別後，久未通訊，忽得來書，云胡不喜。是晚，作信覆之。

一月七日星期三

晨起閱報，歎吾國政事敗壞日甚，軍閥官僚，各自相爭，平民爲戰鬪所傷，流離轉徙，其禍烈矣。兵匪不滅，吾民不安。如今之張作霖與佩孚等，恃其強大，專好內爭，傷人無算，方以爲快，不亦大可哀哉。

一月八日星期四

課餘之暇，出外步行。至草場，見乘涼之人，或坐或立，種種不一。予沿海旁而行，覺涼風拂面，清氣襲人。至鷄打橋，有數漁翁持繩而釣，未幾得一魚，旁觀者皆大喜，釣者更悅。予觀此，不禁有感。蓋魚無知也，設餌以誘之，末有不中其計者。此機詐之行爲也。雖然，世界一

機詐之廣場，於漁翁又何責焉。歸而爲之記。

一月九日星期五

陽春天氣，風和日暖。當此時也，余在房中觀書。未幾，見送報者至，持而閱之，不勝感歎。以吾國今日之時局，何絕似蘇子所謂鵲蚌相持也。兩者相爭，終必失敗，不肯相舍，漁父得而并擒之。世之漁父孔多，好內爭者，其有鑒於此乎。

一月十日星期六

有一印人焉，善口技，坐於街旁，觀者如堵。予遂立而聽之。少頃，印人身在布幕中，作一人聲，聽者遂寂然。當是時，又聞婦人談話聲，聽者以爲妙絕。未幾，又聞兒哭聲，婦人撫兒聲，兒止哭聲，衆響畢備，中僅一人一布而已。聽者皆曰：「不知從何學此？」予惜不知其所說爲何語也。

一月十一日星期日

人之處世，斷不可孤立，孤立則危，可見吾人不能離社會寸步也。夫細小之蟲，尚有合羣之性，況人爲萬物之靈乎？社會者，箇人之所不能離也。吾人以箇人生活其中，力甚微，故須結合爲之。可知箇人與社會之關係大矣。

一月十二日星期一

夕陽西下，清風徐來，散步街中。當此際也，正與李秀峯君偕行回家。時，天空靈鳥歸巢，啞啞之鳴，迎面飛來。李君謂予曰：「如此羣鳥，知時歸巢。」予曰：「鳥之歸巢成羣，如我兩人之良伴也。」未幾，大雨至矣。予乃辭李君，乘人力車而回焉。

一月十三日星期二

是日坐脚踏車過某街，見羣兒集於一處，既而兩童擲鏹爲戲，忽起相爭，即因擲鏹而起，某兒敗不能還錢，故爭鬪。予嘆曰：「賭博之事，皆有害也。雖然，有賭博而能戒之，其爲害尙輕也。夫人非聖人，未嘗無過，過而能改，可以無過。賭博不知戒者，則日後之衣食皆空，

久且爲流民，爲盜賊，豈不可痛哉？今之嗜賭者，當早戒之也。」後乘車而歸。

一月十四日星期三

嗚呼！吾國之民，不學者多矣，無怪其思想甚低，文化淺陋，社會不良也。夫不學則亡，此言爲世界所公認。吾人觀印度、馬來等國，可以恍然矣。吳稚暉先生云：「有真知識，而後有真道德。」故吾儕青年，當發奮有爲，研究本國文字，兼通西文，以知世界之大勢，和科學之進步，然後從自己所欲，再深求之，以謀思想之發展。則社會國家，蒙其澤矣。

一月十五日星期四

——中 王振棟

我住太平埠，屈指計之，有三載矣。與同學朋友輩，情感良深。今升學來此，與母校離別矣。然往時之事，猶留印像於腦海中，故夜時，猶夢與太平舊同學遊玩一處。至醒後，乃知爲幻夢也。晨起，乃執筆而記之。

一月十六日星期五

是日，暑氣薰蒸。放學後，我息坐於後堂，驟然發生一種煩悶，無聊之甚，執一小說以消遣之。適一同學忽忙走來，不知所爲，拍余肩曰：「子何悶氣至此耶？盡往運動，稍振精神。」乃相與執球，招同學向草場徐步而行，至則分爲兩隊蹴之。是時各人皆具有決勝之心，奮起精神。及畢，各得勝一球。因喘甚，稍息，後乃還校，時已近下午四句矣。余執毛巾沐浴後，覺精神倍增，爽快之甚，因喜而記之。

一月十七日星期六

下午二點課畢，上樓更衣，偕三四學友外出。至某街，見有某號賣人，與一顧客口角於店內。我等止步聽之，因其言甚速，不知何事也。須臾，同學曰：「吾華人初以口角細故，每致舉動傷人，誠野蠻之至。」後到新新書局，購書本備課外之用。購畢，遂返。

一月十八日星期日

上午九點餘鐘，正在習課之際，忽一學友在余背後，指而謂余曰：「子何不舉頭一視耶？」余急返顧，舉目於窗外，乃一婦手執數香，

足跪而頭叩拜於門前也。時余心如刺，不覺有感。知我國之弱點，全在乎人民之無識，因迷信足以阻礙進化也。一般庸庸憤憤之人，猶欲求神問佛，以獲福田利益，豈不呆蠢哉？吾僑胞能痛除之，則幸矣。

一月十九日星期一

是日上課時，余見黑板書有數字，謂明日爲本校二週紀念，休業一天。因此是晚教務長亦許外出，但不准過九時。及晚飯畢，稍息，時已近七時，乃與金煌君外出。至新街時，見人衆如蟻，道爲之塞，燈光明亮非常，如同白晝。吁！此非檳城市上之最熱鬧新街乎？近之，見三四樓上懸一旗條，書有「大減價」三大字，人人絡繹進貫，連袂不絕。此因舊曆年關將近也。時余等二人，亦進店內視之，後買袖鈕一副，因人衆，致肩背相撞，實難立足，且人氣齷齪，難於呼吸，急出步行而返。時校鐘已八點一刻。上樓去外衣，下樓記日記。十時就睡。

一月二十日星期二

今日爲本校二週紀念日，上午習練楷字，兼誦古文讀本數課。下午一點餘，適欲執巾沐浴，忽數同學謂余曰：「二時王林二師欲率我等去泗海水，子將從之乎？」余應之曰：「是烏可不從？」二時，而學友已集。余亦上樓更衣，執巾行時，衆人趣談，各有喜色。久之，皆曰：「至矣！」及臨岸時，一碧長空，茫茫大海，似無他物，第見數帆隱現，與空際一羣飛鳥而已。時衆已皆就水，余因袴狹，致遲於後，彼會泗者皆臨涉中流，而我輩獨游於沙際。如此，約有半句鐘，伊等起岸後，盡興而歸。

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三

是日晚餐後，與數學友消閒於場前，見有孩童放風箏，視之，如一鳥然。彼孩提輩於箏線塗抹粉碎之玻璃，時至極高，即相磨割，線斷箏墮，不知所之。勝者恃其利器，再與他箏爭，致東西分飛，南北下墮，誠覺有趣也。後至石板上，覺清風徐來，爽快非常。及鐘鳴七句，忽聞振鈴聲，乃入堂，溫習功課。

一月二十二日星期四

輪日將升，濃霧蔽山，數鳥棲枝，鳴聲上下，一般商販，沿街呼喚，似警衆起身，此非晨興之景象乎？我起身時，見諸同學早已起身久矣。貪眠者猶酣夢未醒。余卽下樓至場隅樹下，操徒手數套，兼行深呼吸後，徐步入庖所。漱刷牙畢，覺得精神增足，爽利之至。因急進後堂，執是日課本誦之。約及半時，庖夫搖鈴，余乃止。偕衆就餐。

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五

是日爲舊曆新年，吾校放假一週。上午十時，與學友五六人回家。至車站購票上車。就坐，談談趣話。不一刻，鳴笛一響，轎轎離站，已開行矣。時有一生人與坐。同學志宏乃由暹羅來，與余等言吾國人在暹國被虐之慘狀，與亡國人無異，如一椅一棹，亦收稅錢，其餘不必詳說可知矣。去年慶祝十月十日，各店高升我中華民國之國旗，而暹人乃不准，若深恐華僑之知有中華民國者。余聞是言，不覺憤氣填胸，思吾人被待，如牛馬一般，豈可坐視不動哉！吾望吾華人不懼其虐待，只要真有愛國之心，力相團結，羣起與之交涉可矣。忽至新馬來車站，二學友皆下，只剩余等三人。直至太平，時已近三時矣。至家後，余覺身熱似火，急執毛巾浴之。時已將五點，坐門口與衆談話，及至八時，忽想起是日之事，因入房泚筆記之。

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六

是晨余猶在牀，忽被一陣極轟烈之爆炸聲驚醒，不能再眠矣。卽起身下牀，爲早常之事。後出口靜坐，時見一羣孩童，身穿新衣，歡天喜地，你走我躍，蓋謂今日元旦日也。一般年長者，聚賭門前，樂其新年之樂。余不覺生歎，急入房執卷而讀，適欲終篇，忽史青前來，謂余曰：「將食飯矣。」余忽想起前月少年雜誌內，有言食飯前後，不可多讀，因傷害頭腦故也。少停，始進飯室。

一月二十五日星期日

上午十時許，靜坐無聊，乃習字，書大楷小楷各數紙。及將十一時，有一學友相訪，余與之互相暢談。後踏腳車同遊街場，時見全市休

業，嘗藉賭具以作消遣。而一般人之不賭者，則高談舉酒，盡其樂飲。余與學友言舊曆年關，有百害而無一益，彼陋者不知，而沿用廢曆，不解從新，誠可歎也。余等二人，偕遊街上後，禮別而還。

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一

下午臨晚，飯畢久矣，招學友四五，往遊水塘。時紅日在西，羣鳥棲巢，黃昏將近，吾等急行。臨池畔，見一般遊人，立者，行者，坐者，起者，熙攘不絕，其興致蓋與吾輩同也。遙望四週，路旁植樹，池水流碧，三四小舟，蕩搖其間，實覺天然一副畫景也。時清風徐來，不覺胸懷舒適，令人有出世之想。如此美地，真不啻名勝之西湖矣。余還家後，因亟記之。

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二

上午自習功課畢，忽聞鐘敲十一句，余乃休止。忽一人至，余出視之，乃好友某君也。執一影箱招余照相。余問何處可攝取景物乎？彼曰：「行而擇之可也。」余進房整衣後，相與往水塘。至時直進內園，尋我好景，而後定位就映。余與學友各映二相，覺得樂趣橫生。還家後，下午二時許，學友再來，謂吾曰：「午前照相，皆已毀矣。」余曰：「何也？」曰：「因走光故也。」

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三

是日見報端專電云，「孫中山逝世。」是時余頗疑其非確，因前年有謠言，謂其逝世，檳城光華南洋兩報，始起筆戰，蓋因是也。然余因凶耗疊傳，亦存疑懼。以中山先生，國之偉人也，中華民國成立，迄今十有四年，非彼之力，滿祚胡能遽亡？望吾僑胞，不可以私見而醜詆之，可也。

一月二十九日星期四

今日再閱報，據云，謂昨日某報載孫中山逝世一事不確，實因病重，二日不能出言，今請醫生療治，漸見痊矣。夫報紙之設，乃傳達消息，記載見聞，增人見識之機關也。彼報竟傳達謠言，而不查其確實，使閱者失望。嗚呼！主持報章者，可不慎哉。

一月三十日星期五

余因舊曆年內，本校放假一週，在家自覺不安。獨坐無聊，乃於下午三點餘，與數同學進母校（修齊學校）執球至草場蹴之，及四時乃還。脫衣執毛巾洗浴，換內衣與衆就餐畢，徐步門前。及七句，乃入室習課，兼爲日記。

一月三十一日星期六

國之不振，必有其故，今我國因人民無知識，皆溺於迷信，其害甚矣。余見舊曆正月初九，俗所云「天公生日」也，熱鬧非常，各家門口，列案而拜，爆竹之聲，振動全埠，枝頭棲鳥，亦啁啾不安，紛飛天空，如此情形，豈非腐敗之至哉。然吾僑猶無知覺也，只欲藉此以求福田富貴，而不知反將血汗得來之金錢，投之虛牝也。嗚呼！頑昧若此，其貧弱亦宜矣。

二月一日星期日

中賀守禮

旭日初升，射牀榻作紅色。窗外枝頭小鳥，嚶鳴嚶嚶。時雙眸矐矐，左翻右覆，手偶觸一書，精神畧定，始知所觸者，懷中記事簿也。因憶開課在即，假期將過，開學又屆，人生於世，如作夢然，光陰荏苒，可不懼哉。既而回顧室中諸人，亦相繼而起。洗漱畢，遂進餐飯。後整理行李，以備赴校。休息片刻，乃與家人乘汽車往新馬廬遊行。路旁樹木參天，野花爭豔，蝶鳥飛舞其間；且有農人三四，趨隴田間，持刀收穀，終日暴露烈日之下，困苦萬狀。予等在車內，或談國事，或談笑言，或述校情，絮絮不休，越談越趣，爲樂滋甚。談興方酣，而機忽停，不覺目的地達矣。予等乃下車，至友人家，歡談良久，情意加殷，乃辭友人遊行街道，藉以開擴眼界，誠一舉而數益備也。該地房屋，皆係瓦屋，約百餘間，經營商業，華人多數，印人商業，僅十餘間耳。有學校一所，名曰新華學校。英文學校一所，名曰（Anglo Chinese School）。街道作十字形，甚爲清潔。其風俗民情，與峇東色海相似。遊覽既竟，仍返友所。時壁上時計，嚙嚙四下，予乃辭友人，乘人力車往車站購票。斯時火車已鳴鳴而鳴，如令人預備然。車至，即登車。遇二同學，亦欲赴校者也。以是互談假期內別後之事。然車向檳城急進，風馳電掣，一轉瞬間，抵新街頭矣。時玉兔西沉，百鳥歸巢，炊烟四起。離車登輪，遙望海中無數小舟，絡繹往來，四顧蒼茫，海天

一色。越半小時輪抵板，遂乘人力車赴校。

二月二日 星期一

是日，惠風和暢，氣候宜人，百鳥爭鳴，香花鬥妍，一片天機，令人心怡神曠，洵足樂也。早飯後，整理書籍，直向課室而來，諸同學分別一月，重獲相見，樂何如之。故諸同學均帶喜容，活潑快樂，筆難勝書。既而鈴聲振矣，即上課。是日首節體操；第二節算術，因算術教師未來，乃改作自修；第三節英文；第四節國文；第五節英文；十二時振鈴散課。下午一時上課，此節修身課也。散課後，返寄宿舍置書已安，信步至校前。斯時有老丐者，向某店乞飯，該店主人見其爲丐，以言辱之，且曰：速行！速行！非爾等吃飯之所。丐者無奈，黯然他去。予觀及此，不覺發生一種感想焉。夫鹿相呼以食，魚相濡以沫，凡生物亦知愛其類，可以人而不如物乎？

吾人既飽煖而無患，當念及人之飢寒；吾人既安樂而無憂，當念人之困阨。噫！彼主人安樂飽煖，而不念人之艱難，誠不如動物之愛其類也。因有所感，故濡筆以記之。

二月三日 星期二

紅日當空，信步草場，綠草如茵，仰視天空，風箏四五，翱翔高下，飄飄若仙，似鳥振翼，白者黑者紅者，無所不有。未幾無風，風箏漸漸從高下墜，予因而有感焉。夫人之不知自立，依賴他人，倘一旦失所依賴，必至無以自存。今風箏之物，依風而飛，無風則不能高揚，其與人之不自立者，豈有異哉？

二月四日 星期三

予正酣睡時，爲寒氣侵醒。時東方已明，翩飛之小鳥，回旋空際。予即起身，精神略定，舉目一望，見校舍之旁，四五草屋，青草平蕪，椰樹芭蕉，觸目皆是，枝頭好鳥，飛鳴樹間，如自詠得意者。日漸高升，天氣溫暖。回思昨日之事，猶如夢之初醒。洗漱畢，取地圖閱之，不覺令人痛惜。噫！俄兩國垂涎我東三省久矣，誠有得寸進寸，得尺進尺之勢，且皆以鐵路爲勢力範圍，謀奪我東三省。嗚呼！外人眈眈逐

逐，環伺而進，吾人豈可寔枕安睡，而不圖禦之之方乎？言念及此，遂置圖案。上予自思曰：將來何以對於吾國乎？默念良久，計惟努力求學耳。

二月五日星期四

日之方中，予往校前散步。時覺天氣炎熱，暑氣迫人，然樹葉蔭濃，烈日爲濃樹所蔽，故雖熱尤覺涼爽。忽聞鼓聲不絕於耳，由遠而來，予因止足而觀之，蓋舊式婚姻也。噫！二十世紀時代，日新月異，何彼輩猶渾渾然不知乎？良可悲也。

二月六日星期五

鼓聲咚咚，人聲嘈雜，予在宿舍磨墨執筆，書答東色海調查記，然爲此怪聲所擾，因徐步出校門趨而觀之。一人當先，頭戴白帽，着白衣白褲，手操大旗，杆長數丈，以綢爲之，四五人立其旁，蓋助之者也。後則音樂一隊，隨後而奏，衣服之美，自不待言，如是有二十餘隊，迎神乎？抑戲乎？友曰：「陰曆正月十四十五兩日，彼輩迎神出遊，以爲可以求福，且商場亦因是而發達。」噫！蠢哉斯言。夫神者，木偶也，豈能祐人乎？徒費此寶貴之金錢，擲於無用之鄉耳。考其原因，教育不振之故也。予因有所感，特作文以忠告之。

忠告本嶼迎神出遊者

上古之民，智識淺陋，見奇物以爲神，聞異聲以爲鬼，故有崇拜鬼神之舉；後世習俗相沿，有加無已，甚至向木偶而磕頭，向土型而求福，以是迷信之風日熾，塞聰蔽明，爲害誠大矣哉。

今日科學昌明，民智日開，以人力求幸福，尙不能盡善，豈木偶土型所能爲力乎？以活人求死物，甚矣哉！其愚也。夫僧侶巫覡之弄人，其罪大矣，藉冥冥不可知之名目，架詞立說以斂財，愚者墮其彀中，貽笑於文明國人，間接爲國家之羞。嶼中人士迷信之觀念，根深蒂固，社會前途，何堪設想。且迎神遊行，動費萬金，彼愚人以商業冷落，故迎神以振興之，而去年之成效如何，不問也。倘將此巨款興辦學校，使嶼中人士，得受教育，他日非惟吾國之光，外人亦知吾南洋華僑之熱心，誠一舉而數得者也。本坡人士，盍猛醒諸！

二月七日星期六

清風徐來，香氣撲鼻，一輪皓魄，高懸天空，作皎潔色，微星燦燦繞其旁，燦爛可愛，照射地上，冥冥之世界，遂成銀色；蕭蕭之葉聲，唧唧之蟲聲，上下相和，誠足樂也。街上行人，絡繹相屬，馬龍車水，魚貫而行，今日何日耶？蓋習俗所謂元宵夜也。年年斯日，嶼中人士，特放其闔禁，故車馬成行，美女老婦，珠寶盛妝，璀璨麗艷，競炫其美。亡何，明月西斜，遊人紛散，鐘鳴十一時，遂返舍焉。

二月八日星期日

板城一孤島耳，環嶼皆海，風景之美，噴噴爲人所慕。嶼之北隅，大山蔚然而深秀，有登山鐵路通之，蓋著名之升旗山也。吾人久慕其勝景，然不得至其地，今友人邀予往遊，不勝雀躍之至。書云：「百聞不如一見，」旨哉斯言。於是十時往五蓋燈候車。車至，直抵山麓。斯時遊人如雲，不可勝計，即購票乘登山電車，徐徐而上。縱目四顧，巍巍高聳，突入雲霄；有一寺焉，隱居山腰者，馬來半島著名之極樂寺也。兩旁危石挺立，野草滿地，樹木參天，林中小鳥，啾啾而歌。友人曰：「遊此地樂必忘返。」予曰：「今來此，廬山真面，得露眼前。」歎笑未已，已達半山，乃改乘別車至嶺上。時遂下車，徐步而行。舉目遠眺，四圍皆海，有小嶼四五，峙立海中。埠中洋屋小如雞埕，船隻往來，歷歷可數。俛而視之，深數千尺，其高可知。後信步至旅館品茗，此館之建築，甚爲寬闊，清潔可愛，營此業者，瓊人也。室外甚爲平坦，香花滿地，芬芳之氣，布滿山谷，蓋供人觀賞者也。飲畢，遂遊行他處，道路清幽，涼風吹來，落英繽紛，如入仙境，重行重語，快樂無窮。予等本擬往升旗嶺遊覽，然路旁有字云：「無論何人，不得由此路進，倘有違者，當嚴拿之。」吾人因僑寓異邦，一舉一動，均宜遵守規律，遂憑欄而坐，惟雙目眺望升旗處，而升旗山亦若現其笑容，與我等相向坐久之，時已三時矣。予謂友曰：「一時將暮矣，盍歸乎？」友人猶有樂不思蜀之概，默然不答。既而金烏西匿，車輪漸動，炊煙隱隱，倦鳥歸林，晚霞襯紅，遊人漸散，遂購票返校，時已五時許矣。遂濡筆聊書遊況，以誌不忘。

二月九日星期一

日記

春去夏來，夏去秋來，秋去冬來，四季之過，一霎時耳，韶華如流，可不懼哉。回憶在家時，與家人相聚，樂不可支，一旦分離，倏忽週餘矣。噫！光陰何去之速耶。民國成立，於茲十有四載，中原土地，逐鹿者多，以致民生凋敝，財政竭蹶，國勢岌岌，危如壘卵，一念及此，不覺黯然。沉思良久，既而仰首天空，皓月西斜，明耀如晝，予不禁高呼曰：「中國前途，有如今夜空中之明月，照耀環球。」因特濡筆記之。

二月十日星期二

是日第二節本級選舉級長，李秀峰得十五票，陳宗時得八票，故李秀峰爲正級長，陳宗時副之。舉畢，諸同學咸慶得人。蓋素仰二君對於本級事務，均熱心維持，將來之進步，當未可量也。散課後，讀古文讀本，觀蟻戰篇後，不覺發生無窮之感想。夫蟻者，小動物也，乃能結合而成國，羣出覓食，分工共作，入則以所獲之物，歸於公共之巢，遇外敵則協力以抗。觀夫東西蟻隊，鬥於階下，久之而東蟻敗，急告其穴，既而濟師紛紛，結果西蟻北焉。噫！戰爭之事，時勝時敗，如西蟻初勝而後敗，東蟻初敗而後勝，烏可斷言哉。惟視其互助如何耳。人類亦然。既有互助之精神，作事始能堅定。先哲有云：「互助者成功之母也。」又曰：「取互助主義者，得最後之勝利。」誠哉斯言！誠哉斯言！

二月十一日星期三

暮色沉沉，予與諸同學立於校前，蓋欲領略晚景也。坐石柱之上。斯時微風習習，空氣新鮮，拂面吹來，精神爲之一爽。正酣興之際，不知何故，車夫與賣冰者互發盛怒，繼將用武。予因而詢問旁人。據云：賣冰者自車水頭乘人力車來，以英幣七分付之，車夫心仍不足，以致此也。

二月十二日星期四

是日何日，非北京宣告共和南北統一紀念日乎？回憶未統一以前，雞犬無寧日，何況人乎？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日，始宣布南北共和，以是人民得脫離專制，高唱和平，而今何如乎？戰爭相沿，兵匪蠭起，錦繡山河，俱無淨土；國民損失，不可勝計，吾人何辜，受此荼毒！官

傑武人爭權奪利，政治不理，僅飽私囊，致成今日四分五裂之勢。嗚呼！南北統一，何又現此慘劇耶？悲哉！

二月十三日星期五

近日閱報章，每載本坡有賭博之事。嗚呼！賭博之爲害甚矣，不但有費精神，徒耗光陰，且損道德，犯刑章，因是而失業自盡，傾家蕩產者，時有所聞。當今賭風日熾，如麻雀，十二支……等，觸目皆是，一般無智之遊民，藉此爲生活者無論矣，即身有重大職任者，亦沉淪於其間，殊爲可惜。尤奇者，則在道旁，或集門外，三四成羣，叢聚而賭。噫！風俗日下，於此可見，願僑胞宜速自省。

二月十四日星期六

是晚夜課之餘，予與同學數人，作頭條路遊戲場之遊。至時電光照耀，燦爛奪目，車水馬龍，遊人如堵。購入場券，入門見橫書「英文字母」[Carnival Show]，四周皆以木圍之。入時，豁然開朗，內可容萬人，紅男綠女，絡繹不絕，此何故歟？蓋欲開擴眼界，增進見識也。其內布置，甚爲周密，設有風車一，走馬燈一，飛機一，其餘各種含有賭博性質者尤多。中有音樂，所以助遊興，悠揚悅耳，遠聽之，尤覺神往。左則有美女跳舞；右則有獸類陳列。予乃與友人乘風車，旋轉不已，至其頂，舉目四顧，喬治城之燈塔，一光一閃，歷歷可見，圍嶼房屋，均在眼中；俛視地，不覺駭然。須臾，機停，鐘鳴九下，遂返校焉。

二月十五日星期日

中楊贊

學校沒有上課，在家溫習，昏悶得很，就到朋友的家裏去玩。不久天就晚了，才回家。唉！可怕的光陰啊！怎麼走得這樣快？難留的光陰啊！是叫人不可旣時憫日嗎？唉！我一天所做的那裏被人知道了，不要羞死嗎？唉！我今自決了！以後再不要這樣了！必定要在家裏溫習了。或研究科學，以求學問之增進，才不會空過了這寶貴的光陰，辜負了我的一生。語云：「少壯不努力，老大難溫飽。」楊贊呀！忘記了嗎？

二月十六日星期一